

原创巨制《无限世界》官方系列游戏小说同步首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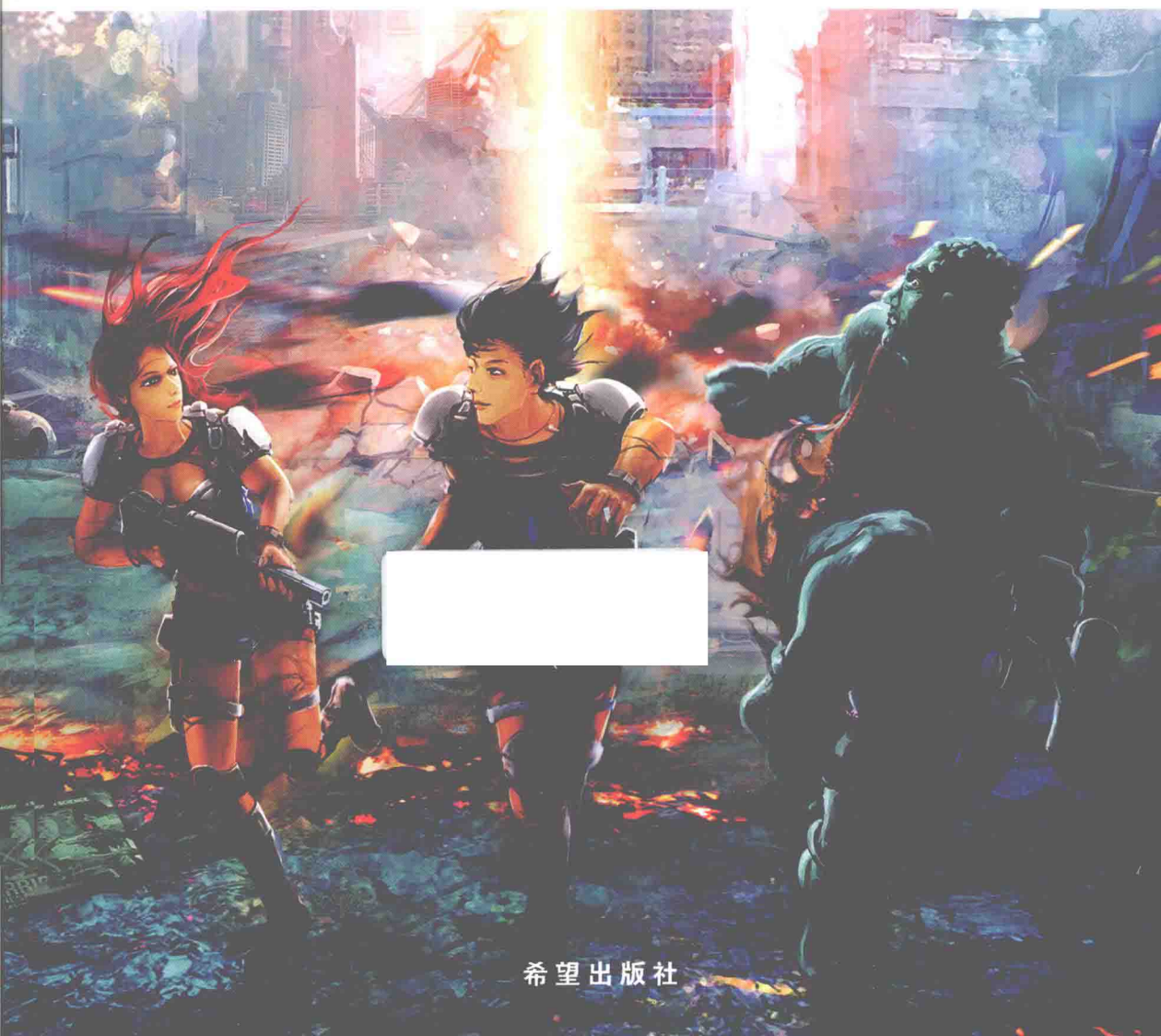
沸点
科幻丛书
FEI DIAN
KE HUAN CONG SHU
主编：赵国珍

荆泽晓 著

末日龙腾

MORI LONGTENG

大学



希望出版社

原创巨制《无限世界》官方系列游戏小说同步首发

沸点
科幻丛书
FEI DIAN
KE HUAN CONG SHU
主编：赵国珍

荆泽晓 著

末日龙腾

MORI LONGTENG

大学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日龙腾三部曲. 大学 / 荆泽晓著. --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14.11
(“沸点” 科幻丛书)

ISBN 978-7-5379-7109-6

I. ①末… II. ①荆…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3962 号

沸点科幻丛书

末日龙腾·大学

荆泽晓 著

出版人	梁 萍
选题策划	杨建云 赵国珍
责任编辑	翟丽莎 赵晓旭
助理编辑	赵 帆
复 审	刘志屏
终 审	杨建云
美术编辑	陈东升
责任印制	刘一新 尹时春

出 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希望出版社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9
印 数: 1-5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79-7109-6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印 刷: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编辑热线 0351-4922124

发行热线 0351-4123120 4156603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若发生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思想的沸点 | 代序

吴 岩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会长)

沸点是物质的相变点,意味着物质性质将发生彻底改变。

中国的科幻文学在新世纪已经到达了相变点,这样,希望出版社的“沸点”丛书应运而生。

有关新世纪科幻文学的特点,我觉得大抵不会离开后现代、全球化、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等一些对当前社会进行描述的现象的影响,但这其中,科学技术改变了未来跟现实的力量对比,把原本漂浮在时间前方的一种可能与渴望,变成了此时此地的冲撞性遭遇。2001年的“9·11事件”,让整个世界反思,当人们信誓旦旦地谈论科学战胜宗教带来有希望未来的同时,人类的思想现状和社会现状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不均衡和对帝国主义的反抗,能达到使人惊悚的真实效果。而2011年日本“3·11地震”,把大自然的诡异灵动跟人类开发原子能的努力相互联系,再度给人们敲响了警钟。近年来,大家所关注的转基因作物、干细胞研究、3D打印术甚至谷歌眼镜,也都各尽所能且前所未有的地让种种不清晰的未来凶猛地嵌入我们的生活。今天,任何人走进医院,都会发现成百上千种前所未见的药物正在伺机投向我们的机体,而媒体技术的创新与改进,早已让信息超载的当代人类的心灵更加失调……我们正在跟未来冲撞,但未来的冲量和更多动力学特征,都还没有被彻底研究和解释。

即便是科幻文学这种文类,也正在面临诸多的考验。早在2007年我就在

《文艺报》跟韩松和刘秀娟的一次对话中谈到,作为一种能够良好处理 20 世纪上中叶人与科技关系的理想的文学类型,科幻小说在 21 世纪正面临着全面的危机。摆在作家面前的是彻底改变了位置的未来,它像猛兽一样正一爪一爪地近距离创向我们。当未来学家面对未来束手无策,当未来的冲撞重创我们每个人的时候,科幻文学只能寻找一种革新自己、以便继续生存的方法。这种革新,一方面要协助人类度过未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则要彻底拯救文类自身的存在。

不单单是中国作家看到了科幻的危机和未来的危机,在美国、日本和更多国家,现实和文学的双重危机也激发着所有深陷其中的从业者和爱好者思考与拼搏。最近几年,我到东西方参加科幻会议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论题,就是如何利用科幻作品进行学校教育。参加这种讨论的人包括作家、教师、图书管理员和出版人,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要在一个高速变化的时代给青年人以新的未来承受力。而这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努力,会来自作家。毕竟,教师、出版人、图书管理员在没有合适作品的状态下,无法做出有价值的工作。

令人兴奋的是,跟我一样对当前的世界变革与科幻变革具有敏感性的中国作家还有很多。大家熟知的刘慈欣和韩松,都通过邮件或面对面谈话,跟我讨论过相关的话题。而更多作家则用他们自己的作品来展示他们的思考。“沸点”丛书可以说是这种思考的结晶。

与“奇点”丛书不同,“沸点”丛书的作者都已经是中国科幻领域中具有深度影响力的作家,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创作实践,敏锐地抓住现实与未来的关键特征,通过神秘而吸引人的故事,期待把这些有关未来的思考传递出来,给更多读者疗伤或免疫。

我觉得这套丛书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它们来源很广。北方与南方、海峡的两岸……从不同方位不同角度不同社会状态下去观察未来，会提供多种可能的差异性解决方案。中国太过幅员辽阔，任何一个地区性的问题，在另一个地区都会改变模样，而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作者所提供的差异巨大的解决方案，将丰富整个人类文化的视野，丰富人类选择的方式。

其次，它们积淀深厚。由于“沸点”丛书选择的都是已经在科幻行业中具有影响力的作者，从他们的多年思考中，能看到他们对许多问题的超前意识与深度反应。而这才是面对未来冲击的宝贵财富。阅读他们的作品，你能跟随他们一起让思想沸腾。

第三，它们关注全球化问题。如果说科幻作家在一百年前还可以偏居于狭小的世界，仅仅谈论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各自未来，那么在今天，他必须对互联网、高速交通工具、全球股市、海洋污染、大气变化等建立起足够的框架，才能让读者从中领略真实。科幻作家是真实的创立者，更是真实的建构者和毁灭者。

恰恰是在上述三个特点的吸引下我阅读了“沸点”丛书的大部分作品。我向读者推荐这些作品，更期待读者就此跟作者进行讨论，对话，反馈，如果说未来正在伤害我们，且这种伤害是大范围的，那我们就必须通过集体治疗去消除伤害。

在微生物的存在未被发现之前，人类不懂得如何面对传染病的威胁。而微生物的发现和一系列连带的科研成果，使人认识到沸腾的重要作用。我觉得“沸点”丛书的最重要的价值是搭建了一个有价值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期待更多已经在文坛展露头脚的作家烘焙自己，让自己的创作走向沸点。

是为序。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路向何方	001
第二章 无路可退	014
第三章 关于礼貌	027
第四章 避难所的内证	038
第五章 强者	050
第六章 危机侵袭	062
第七章 一条命的人情	073
第八章 螺丝的推理	084
第九章 历练	096
第十章 第 273 号避难所	107
第十一章 拥有	118
第十二章 控制	129
第十三章 旧债	141
第十四章 需要	154
第十五章 种族	165
第十六章 麻烦	176
第十七章 出卖	187
第十八章 潜入	200
第十九章 爱情	211
第二十章 乚现	228
第二十一章 战争红利	240
第二十二章 友谊	252
第二十三章 赴死	262
第二十四章 成功的失败	272
第二十五章 不算机会的机会	281
创作感言	293
后 记	295

第一章 路向何方

“去追螺丝。”阿诺德盯着眼前站起来的巨人，对阿曼达说道，“还有，保存好我的烟斗。”

他有营造氛围、制造心理压力、然后一拳击败副警长的能力，但他没有对阵副警长、然后力战而胜的实力。除了螺丝的父亲，避难所里没有人可以跟副警长正面对决，战而胜之。显而易见，他不是螺丝的父亲。

“老爹！”

“跑！”阿诺德不敢移开瞪着副警长的目光。刚才踢上那巨人双臂的腿，现在还隐隐作痛。这绝不是一个可以轻视的对手，尤其是当他现在伤残，已被激起了狂性。

阿曼达有点担忧，但她没有再犹豫下去。“这不是可以商量的事！”阿诺德叫

她参与这事时，跟她特别强调过。她不是一个不知道轻重的人，因此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说，拿着那个烟斗，跃入了排水通道。

副警长扯开了身上的连体衣，向阿诺德挥出了双拳。没有太多的花哨动作，连踢腿都不曾有。盘虬的肌肉如钢铁般隆起，他以一种与那巨大体型不相符的敏捷快速移动着，不停地冲阿诺德打出一套套组合拳。

如果阿诺德可以把他颈间的笔管击碎，也许窒息能杀死这个坚强的巨人，但副警长那壮硕的胳膊如两面盾牌，阿诺德所有的攻击他都没有回避，只是屈臂——有时是单臂，有时是双臂——便接下了所有的犀利攻势。

“轰！”被阿诺德闪过的一记直拳砸在旁边的废水处理机器上，某个金属铸造部件被砸崩，几颗螺钉飞溅出来。阿诺德的情况很不好，他有足够多的搏击经验，当然不可能在这样的生死搏斗中，期望施展方才的斧劈、回旋踢之类重击，便能一次放倒对手。

可以让对方失去移动力的低鞭腿攻击，无疑是最有效果的。但他至少已经踢中副警长的小腿、膝盖不下三十次，却一点儿也没有让这个巨人缓慢下来。

唯一的“收获”，是他被反震得极为疼痛的双腿，让自己的步伐变得蹒跚。

沉默的搏击，没有人说一个字，只有拳脚破空的风声在这废水处理站的车间里不断响起。终于阿诺德不得不正面架住避无可避的一拳，紧接而来的一记勾拳打在他交叠的双臂上，一下子就把他打得凌空飞起。

巨人看着飞撞在墙上、慢慢滑下的阿诺德，停了下来，伸手把颈间的笔管再捅深一些，刚才剧烈的肌肉运动让笔管有些走位了。他盯着从地上慢慢爬起来的阿诺德，眼里尽是不屑。只要一拳，再命中一拳，阿诺德就完蛋了。

在快步走向阿诺德时，副警长望了一眼那个排水通道，还好，足够宽阔，他

不至于挤不进去。

“叭！”极为显眼的枪口焰冒起。

阿诺德单腿跪在地上，手上的枪口冒着青烟。“我说过，杀死你，并不用戴上拳击手套，可惜你老了，记性不好。”阿诺德微笑着说，优雅地站起来把手枪收入腋下枪袋。那是一把发射 SS190 弹的 Five-seveN 手枪。

9MM 手枪子弹在十米距离内也不可能穿透防弹衣，但 5.7MM × 28MM 的 SS190 弹在五十米有效射击距离里，可以保证完成这一任务。而他和副警长的距离，不过四五米左右，再强悍的肌肉也不可能比防弹衣更坚韧。

副警长的眉心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血洞，眼睛仍大睁着，双拳紧握，然后直直地扑倒。

那截笔管在他摔落到地面时，从他的颈侧掉了出来，所幸的是，他再也不需要它了。

阿诺德其实一点儿也不介意螺丝离开，但他介意螺丝就这么单独离开，那将会使螺丝陷入一个事先编织好的陷阱，而他不认为螺丝能看破这个陷阱。这不是一份试卷，答错了可以重新补考；也不仅仅关乎生死，如果螺丝陷入那个陷阱而不自知，那么螺丝的父亲以生命坚持的那些东西将毫无意义。

至于副警长，他必须死，无论如何。

“警长，你在干什么？！”惊叫声从废水处理站的门口传来，约翰医生手脚发抖，看着让他惊恐莫名的这一切。虽然警长与副警长的矛盾是避难所里尽人皆知的，但没有人想到，是以副警长的死来解决这个矛盾。

“我该称呼你什么呢？”阿诺德摸索了一下，才发现烟斗不在手边。他走向副警长的尸体，他搜刮对手尸体的姿势极洒脱——无论用脚尖举重若轻地翻过副

警长的尸身；还是从副警长的连体衣口袋外面将整包烟弹得飞出来，在空中打了个转，刚好掉下一支，接住，点着——举手投足有着莫名的韵味。

约翰医生停止了喘息，方才的紧张和惶恐如同从没发生过，但他的语气里透着厌恶：“先生，我不是女人，不用在我面前卖弄旧纪元的雅痞伎俩。我是说，让人看到了，会让我的妻子误会我和你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这种幽默显得有点牵强，尤其是在这样的场合下。医生未必不清楚这一点，但他的目的只是引开警长的注意力，以使用背在身后的右手把手枪别回后腰——没有副警长的协助，他没把握干掉阿诺德。

“约翰医生，约翰·布鲁斯，还是监督者？”警长把肘部向两侧张开，搁在身后的机器上支撑着身体，看上去像在咖啡厅外等待迟到的约会对象，而不是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战。他交叠着腿，叼着烟对医生说道，“我很奇怪，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可以永远瞒过所有人？”

“不，我没有你想象中的狂妄，警长。”约翰医生如脱下了面具，抹去了先前的怯懦与软弱，“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杀死副警长？”

“他要帮助螺丝出逃，而我有监督者的命令，得制止这样的行为。”警长煞有介事地回答。

“你发现了？”

警长笑了起来，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你指的是什么？废水通道出口那儿等待着螺丝的攻击，还是在废水通道的另一头，螺丝将要被杀死时，突然出现的拯救他的副警长？”

医生点了点头，笑了起来：“这么说，我带不走避难所的资源？”医生的回答莫名其妙，也许只有问答的双方才能理解其中蕴含的意思。

“对不起，医生，你被捕了。”这时医生身后响起齐刷刷的声音，还有拉动枪栓的声响。

约翰医生脸上的笑意并没有收敛，他极为配合地举起手，也没有说什么诸如“没有监督者和医务主管的签署，就算警长，下达的逮捕令也无效”这些废话。到了现在的地步，一个聪明人会知道，说这些除了自取其辱，没有别的用处。

“不。”警长夹着烟，冲医生身后的武装人员摇了摇手，“让医生走。我们必须给予医生尊重。”

医生向警长微微欠了欠腰，微笑着，在武装人员的押送下离开。

“长官，为什么不干掉他？”有手下问警长。

阿诺德从地上捡起一块被副警长砸碎飞出的铁块，把它当成烟灰缸，将烟熄灭，然后把这个充满了抽象风格的烟灰缸交给手下，抚了一下浓密的金发，笑着说：“没有法官，对吧？我们是公诉人，也许能找到证人，还有陪审团……但我们找不到法官。”他耸了耸肩，“这很伤脑筋。”

也许，他放医生走，是不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重蹈覆辙？

在新秩序联盟的褐石堡分部，迎接从禁闭室里出来的林肯的，不光有多米尼克那班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远望和跟屁虫一样的斯诺，还有一套挂着中尉军衔的作战服。这是他应得的，正如违抗上级命令而被关禁闭，都是新秩序联盟巡回军事法庭的判决。

“中尉，好好干。”专门过来给他授衔的上校明显很欣赏他，临走时还特意跟他说，“小子，我不希望再次听到你违抗军令的消息。重要的是，第二次发生这样的事，不会再让你升职了。”

这句话让边上的伙伴们都憋笑憋得很痛苦。

“长官，我想请假。”

“请假？嗯，你应该有年假吧，如果你之前没有休过的话。”

“是的，长官。”

“上尉，”上校不可能来管一个中尉的假期，他叫了声陪同在边上的军官，是林肯的直属上级，说道，“不要为难这小子。他是个英雄。”上尉当然立正敬礼口中称是了，虽然请假申请还要送到上面审批，但上校这么说了，管考勤的军官也不可能为难林肯。

“报告长官，我也想休假！”“还有我，长官。”说话的是多米尼克和远望。

上校看了一眼远望和多米尼克，虽然要他在许多士兵里认出某个人，实在有点儿难度，但上校还没老到三天前刚为他们授发勋章，现在就把他们忘记的地步，尤其是他们胸前都还别着那枚他亲手授予的战功勋章。

“都是不怕死的老兵，好样的。”上校决定好人做到底，他看了一眼上尉，“他们有特殊的任务安排吗？”

“暂时没有，他们都负伤了，刚刚归队。”上尉立即就给予了回应，就算有任务，他也不能当众扫上司的面子。

上校点了点头，笑着拍了拍林肯、多米尼克他们的肩膀，挥手告别。

上校和那些军官离开以后，林肯马上就被那班战友抛了起来。这是他们欠他的欢呼，本来在他将大家带回基地时，就应该享受这种待遇，但当时林肯马上被关进了禁闭室。当然，接下来，大家都不介意充当啤酒和小便的中间商。

“情况怎么样了？”林肯在众人散去后问远望。

远望摇了摇头：“仍旧没有螺丝的消息。”

这时，老上士多米尼克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笑道：“为什么没人问我呢？”

“你知道？快告诉我。”林肯一把搂住多米尼克，“不要忘记你还欠我三瓶威士忌！”

“放手！放手！”多米尼克笑着挣开，扔了一根烟给林肯，“螺丝应该还没事。你们知道提枪女士吧，她在召集人手，要去营救螺丝。她的助手柏莎的女儿，让狂牛照看着，到目前为止，狂牛还没有把那小姑娘卖掉。如果螺丝出现了大问题，你们谁相信狂牛是个拥有可以托孤品德的义人？”

“今晚就出发。”林肯沉吟了一下，吩咐远望道，“不要带斯诺了，他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再说，这事很危险，如果不是你坚持，我觉得你都不去为好。”

“你错了。”多米尼克在边上摇头道，“军医一定得带，并且，至少我们还差一个重火力手……”

“什么我们？”林肯睁大眼睛，望着老上士。

多米尼克翻着白眼：“见鬼去吧！这事你别想落下我，这几年来在传闻中螺丝几乎是个完人，他是我的偶像，你不能阻止我朝拜他！哈哈！”

“不，那只是表面上，那个混蛋有洁癖，讨厌别人动他的东西；他下流无耻，那时才十岁，就偷看女人洗澡；对了，如果你借了他的东西不还，以后他绝不会再借任何东西给你，那家伙是个小气鬼；他很懒……”如果要描述出一个人的缺点，一个一起长大的伙伴大约是最胜任的人选了。

林肯只花了三十秒，螺丝就变成一个有洁癖、小气、懒惰、好色下流、贪吃、喜欢不请自来地修理别人的枪械与机械、好卖弄知识以及偏执等毛病集于一身的家伙。

“行了。”远望截住了他的话头。

多米尼克笑道：“但你听到他出事，仍不顾一切第一时间出发。”作为一个老上士，他很清楚，军官新提升之后，首要任务是熟悉自己的部下，以期形成战斗力，特别在随时可能有战事发生的废土上。

林肯连最基本的这点都跳过了，绝对可以说不顾一切。

“没有人期待他是个完人。”斯诺走了过来，低沉地说，“至少我不会这么想，因为我自己也不是。”

远望认真地点了点头，对林肯说：“我去准备枪支弹药。”

充满期待的第二天总是来得很快。至少爱丽丝这么觉得。倾盆的大雨昨夜已下了，但是在快餐店里，仍旧只有她和柏莎两个人。

而十三点二十分这个时间读数，无论怎么看，都过了中午。

昨天信誓旦旦的男人们，一个也没有来。

不但他们许诺的人和枪不见踪影，而且连他们也消失了。包括那位说“如果东八区的螺丝这样的人都没有人去救他，废土就没有值得救的人了”的阴阳头男人。

爱丽丝坐在昔年的快餐店门外，无力地拨弄着身前的石子。

柏莎在检查枪弹，她擦拭着身上的长短枪支，装填着弹匣。当能干的事都干完后，她开始帮爱丽丝的枪做保养并给它装填上所有的空弹匣。

“如果没有人来，我们就自己去。”柏莎站了起来，对爱丽丝说，“如果你不去，我就自己去。”这是三年里，她第一次没有对爱丽丝用敬语。

爱丽丝苦笑着摇了摇头。

愚蠢,这是螺丝给她们的评语。

到现在,应该到的几百人枪都杳无踪影,已经很好地为螺丝的评语做了注解。

“我们不应该拖累他,除非你能确定他的意见是错的。”这是爱丽丝对柏莎说的唯一一句话。柏莎咬着唇,紧紧地捏着枪握木,头深埋在膝盖里。

水流冲刷着螺丝的身体,巨大的惯性裹挟着他一路直下。他在污水中沉浮,虽然这污水即便在流动中也弥漫着恶臭,但螺丝身上的盖革读数器并没有响起。他尽可能地避免水呛入嘴里——尽管不至于漂浮着粪便,但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太大区别,这是整个避难所的排污通道。

黑暗的旅程是漫长的折磨,尤其是一路上都浸泡在让人作呕的污水之中。但螺丝挺直了身体,让自己脸朝上浮于水流,那些谁或谁的排泄物合成的污水,不时淹没他的脸,钻入他耳中、鼻中,但螺丝没有在心中咒骂一句。要把自己放低。他知道没有时间去抱怨一切,能做的是抓紧时间,让身体恢复一点儿力气。

“螺丝,你跑不了!”后面远远亮起一点灯光。

漂浮在水流中的他,心中尽是对排水泵的感激——如果不是如此湍急的水流,这条排水道难免有一些变异的生物寄居,这样的话,紧跟在后面的阿曼达很可能在半路就追上了他。

阿曼达攀爬在巨大的排污管道上部,手抓脚钩着那些维修管道时所用到的钢质凹型把手,倒挂着,像一只蜘蛛。浸在恶臭里的螺丝没有傻到跟她对答来暴露位置,只是在心中想着:阿曼达就算是蜘蛛,应该也是有着鲜艳花纹的美丽蜘蛛。

四年的时间也不曾让螺丝淡忘淋浴间通风道口无意向下望去的那一眼，那曲线玲珑的洁白和嫣红……第一眼绝对是无意的，螺丝暗暗在心里发誓。的确，他之前并不知道那里是女淋浴间。

香艳的回忆和刺鼻的恶臭，还有后面紧随的战术手电灯光伴随着螺丝。

螺丝尽量在水中舒展躯体并不只是为了让自己浮着，更多的是为可以预料的恶战做准备。如果这一路漩涡没有把他吸入，那么在彼端的出口上岸处，他难免和紧追而来的阿曼达交手。

在跃入排污管道时，他竭尽全力的横扫踢，被九成心思在关注阿诺德战局的她若无其事地抬腿格挡住，他如同踢到铁柱；被她正蹬之下，硬生生弯曲的G36C机匣，螺丝回忆着这些场景。而现在，她攀爬在管道上方，并不比水流慢多少——那点始终明亮的灯光一直尾随着螺丝。

这时螺丝看见了光亮，出口就在前方五十米处。

他快速在水中转身，奋起双臂随水流划动。

当螺丝重新脚踏实地、带着一身恶臭爬上岸边时，发现自己的计划又一次遇到挫折。

两边是高耸的峭壁，站在河滩边，根本望不到山峰所在，至少有几百米高。

至于随着污水汇入河流继续漂流下去，更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

离开排污口后，盖革计数器开始有反应了。废土的水源，包括地下河都受到了核污染，这是一个常识。更重要的是，这条河流是某条地下河的支流。螺丝的记忆力很好，通常来说是不可能记错的。

他没有选择，只能爬上峭壁。

但螺丝选择在河滩上埋了一些东西，然后脱了个精光，从防水的背包里取